續世說

續世說卷第五

魯國孔平仲字毅甫

賞譽

宋文帝以王華劉湛王曇首殷景仁俱爲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上甞與四人於合殿宴飲甚悅旣罷出上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

秀同管喉脣恐後世難繼也

河西王蒙遜遣尚書郎宗舒等入貢於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浩之手以示舒曰汝所聞崔浩此則是也才略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

宋文帝與蕭思話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思話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曰相賞有松石閒意

宗武帝引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蕭

介染翰便成文不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

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謝超宗詣齊高帝其日風寒帝曰此客至使人

不衣自暖矣

梁天監中張率爲待詔賦奏之帝手敕曰相如

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

馬矣

裴邃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宏敞松栢鬱茂范雲

廟在三橋蓬蒿不剪梁武南郊道經二廟顧而

羡曰范爲已死裴爲更生之禮邃子也

陳宣帝時張譏為武陵王記室兼東宮學士後主在東宮集宮僚置宴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爾後主常幸鍾山召從臣坐松林下敕譏豎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顧羣臣曰此即張譏後事

魏陸暐與弟恭之並有譽洛陽令賈禎歎曰僕以老年更覩雙璧黃門郎孫惠蔚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

魏傳永字脩期年二十友人與之書不能答請

於叔父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爲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幹孝文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脩期爾

隋李德林初仕齊周武帝平齊以爲内史謂羣臣曰我當日惟聞李德林與齊朝作書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意今日得其駈使復與我作文書極爲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荅曰臣聞明王聖德得麒麟鳳凰爲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駈策亦是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勝於麒麟鳳凰遠

矣帝太笑曰誠如公言

隋李穆以太師乞致仕文帝詔曰七十致仕本爲常人若呂尚以期頤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常禮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令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就第詢訪

北齊任城王湝稱李德林云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彫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吏部郎中陸卬云德林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爾

李密乘一黃牛被以蒲韉將漢書一帙掛於角

上一手捉牛靷一手翻漢書尚書令越國公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既及問何處生書耽學如此密識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問所讀書答曰項羽傳越公奇之與語大悅謂其子元感等曰吾觀李密識度汝等不及

唐李靖平蕭銑禽輔公祏太宗曰李靖是蕭銑輔公祏膏肓古之名將韓白衛霍豈能及也靖年老太宗賜靈壽杖以助足疾

張行成師事劉炫謂門人曰張子體局方正廊寢與食行冲引與之談貫穿經史事如指掌又

試以綴文操牘便成行冲大悅引之同榻曰此吾外家之寶也

郗純子士美少好學善記覽父友顏眞卿蕭穎士輩嘗與之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旣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於二郗之間矣

武元衡爲御史中丞因延英對罷德宗目送之指示左右曰元衡眞宰相器也

封敖爲中書舍人草賜陣傷邊將詔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武宗賜之宮錦封李德裕爲衛國公守太尉制云遏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

握逆鎭盜兵壹關畫鎻造滕嘉話開懷靜思意
皆我同言不他惑制出敎往慶之德裕口誦此
數句謂敎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迨意如卿此
語秉筆者豈易得耶口口解其玉蒂以遺敎深
禮重之
文宗摧魏徵五代孫謩爲起居舍人曰以卿論
事忠切有文貞之風故不循月限授卿此官又
謂之曰卿家有何舊書詔對曰比多失墜惟簪
笏見存上令進來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鄭
覃不會我意此即甘棠之義非在笏而已

員半千本名餘慶師事學士王義方義方嘉重之嘗謂之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義方卒半千制師服喪畢而去高宗嘗問三陣半千越次而對以師若時雨為天陣足食為地陣得人和為人陣高宗嗟賞之垂拱中為宣慰吐蕃使則天曰久聞卿名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煩卿宜留制也即日使入閣供奉

白居易以詩謁顧況況曰米價方貴居亦不易及見首篇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

盡春風吹又生乃曰道得箇語居即易矣爲之稱譽聲名大振

裴廸昭宗時爲梁祖賓席轉檢校司徒賜號迎鑾協贊功臣一日賓佐集謁梁祖目廸曰協贊之名惟司徒獨有之他人濫處也其知重如此

李珽爲梁祖掌記一日大會將佐指珽曰此眞記室也

寵禮

宋文帝以惠琳道人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湊門車嘗有數十兩四方贈

賂相係方筵七八座上常滿琳着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會稽孔顗賞詣之遇賓客塡咽暄涼而已顗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屨失所矣

梁陶宏景隱茅山武帝每有征討吉凶大事無不前以咨詢月中嘗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

梁孔休源爲晉安王府長史王深相倚仗嘗於齋中别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

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羣公

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自公卿珥貂
揷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時人名爲
兼天子
後周冠儁明帝與之同席而坐顧問洛陽故事
儁身長八尺鬚髯皓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帝
不覺屢爲之前膝及儁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
年□俱尊朕所欽向乞言之事所望於公宜數
相見以慰虛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
隋高熲西魏賜姓獨孤氏隋文帝以爲左僕射
任寄隆重朝臣莫比呼爲獨孤而不名也熲每

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帝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帝嘗謂曰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可間也將軍盧賁等前後短頻於帝皆被誅絀因謂頻曰獨孤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隋李景楊元感之反朝臣子弟多預焉景獨無關涉煬帝曰公誠直天然我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大將軍而不名見重如此

隋樊子蓋屢破楊元感煬帝別造玉麟符以代

銅獸謂子螽曰元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

爾折珪進爵宜有令謨是日進爵爲濟公言其

功濟天下特爲立名無此郡國也

隋李德林上霸朝集高祖省讀訖明旦謂德林

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

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能早見公面

必令公貴與國始終德林每贊平陳之計伐陳

之役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

裝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

裴寂於唐有佐命之功高祖視朝必引與同坐

入閤則引於卧内呼爲裴監而不名也太宗祠南郊命寂與長孫無忌同昇金輅寂讓太宗曰以公有佐命之勲同載叅乘非公而誰高祖甞宴寂於含章殿極歡寂頓首乞骸骨高祖泣下曰今猶未也要相與偕老耳公爲台司我爲太上逍遥一代豈不快哉

高祖以姜謩爲秦州刺史云衣錦還鄉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用荅元功

太宗信任長孫無忌或有表密言其權寵過盛者太宗以表示無忌曰朕與卿君臣之間凡事

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無以獲通因召百寮諭之曰朕今有子皆幼無忌於朕實有大功今者委之猶子也踈間親新間舊謂之不順朕所不取又作威鳳賦賜無忌命圖無忌形像太宗自作畫贊賜之

杜如晦沒後太宗食瓜而美遂輟食之半遣使奠於靈座又嘗賜房元齡黄銀帶顧元齡曰昔如晦與卿同心輔政今日所賜惟獨見公因泫然流涕又云鬼神畏黄銀命取黄金帶遣元齡親送於靈所

李勣遇暴疾驗方云惟鬚灰可療太宗乃自剪鬚爲之和藥勣頓首見血帝曰吾爲社稷計不煩深謝

張公謹卒太宗出次發哀有司以辰日不可哭太宗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於中安避辰日遂哭之

太宗飛白書賜馬周曰鸞鳳凌雲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高宗飛白書以賜近臣戴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曰咨啓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

皇猷

岑文本從太宗伐遼至幽州卒太宗撫視之流涕其夕聞警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令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

蘇頲葬日元宗遊咸宜宫將出獵聞頲喪出愴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游遂中路還宫

裴行儉兵不血刃平定西服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高宗謂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故授卿二職

元宗以蘇頲為中書侍郎入謝日元宗謂曰常

欲用卿每有好官闕即望宰相論及宰相皆卿故人宰無言者朕與卿歎息中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沒後朕每思之無出卿者時李乂爲紫微侍郎與蘇對掌文誥他日上曰前朝李嶠蘇味道謂之蘇李今日亦不讓之卿所製文誥錄一本封進題云臣某撰要留宮中披覽其禮遇如此

魏元忠爲中書令請歸鄉拜掃中宗賜錦袍一領銀千兩手敕曰衣錦晝游在乎茲日散金敷惠諒屬斯辰及還帝又幸白馬寺以迎勞之恩

遇如此元忠至鄉里自藏其銀無所振施

元宗寵任張說說爲中書令上親爲詔賜中上考及甍上自製神道碑文御筆賜謚曰文貞

楊綰有疾代宗每引見延英殿特許扶入巙葦舊敝惟綰是恃恩遇甚厚既甍謂侍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下詔賜謚曰文簡

太宗以宸扆台衡二銘賜馬燧燧至太原乃勒二銘於起義堂帝爲題額其崇寵如此

順宗以女樂二人賜張茂昭三表辭讓及中使

押犢車至第茂昭立謂中使曰女樂出自禁中
非臣下所宜目睹昔汾陽咸寧南平北平嘗受
此不讓爲宜茂昭無四賢之功述職入覲亦人
臣常禮奈何當此寵賜後有功臣陛下何以加
賞順宗深嘉禮異允其所讓
裴垍爲相憲宗在禁中常以官呼垍而不名也
又以杜佑高年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
憲宗以李絳直諫遽宣宰臣令與改官乃授中
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謝日面賜金紫帝親擇
良笏賜之

武后信重狄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折廷諍太后每屈意從之嘗從太后游幸遇風吹仁傑巾墜而馬驚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鞚而繫之仁傑屢以老病乞骸骨太后不許入見常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仁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

後唐明宗從武皇與葛從周戰徑犯其陣奮擊如神梁軍退去明宗四中流矢血流被服武皇解衣授藥手賜巵酒撫其背曰吾兒神人也微吾兒幾爲從周所笑

李存審事後唐武皇性謹厚寵遇日隆武皇四征存審常從所至立功從討赫連鐸冒刃死戰血流盈袖武皇手自封藥日夕臨問

石晉高祖委任馮道嘗稱疾求退帝使鄭王重貴詣第省之曰來日不出朕當親往道乃出視事當時寵遇羣臣無與爲比

五代周太祖以高行周者年宿將賜詔不名但呼王位而已

錢鏐以尚父𠑽唐明宗制曰位已極於人臣名素高於簡冊贈典既無其官職易名宜示其優

崇賜謚武肅

周世宗以英武自任有包舉天下之志而計事者多不諭其意惟王朴神氣勁峻剛决有斷凡所謀畫動愜世宗之意急於登用次爲樞密使卒時年四十五世宗於柩前以所執玉鉞卓地慟哭者數四

閩主王昶以師傅之禮待葉翹翹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

周太祖時李穀以病臂未愈三表辭位帝遣中使諭指曰卿所掌至重朕難其人苟事功克集

何以朝禮朕今於便殿待卿可暫入相見穀見於金祥殿面陳款悃帝不許穀不得已復視事未能執筆詔以三司務繁令刻名印用之其後又九表辭位罷守本官令每月肩輿一詣便殿議政事

任誕

宋謝靈運以文帝不甚任遇意不平多稱疾不朝出郭游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旣無表聞又不請急被奏免官遂爲山澤之游生業甚厚奴僮旣衆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

尋山涉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驚駭謂爲山賊知是靈運乃安

顏延年跌誕不能取容當世宋文帝傳詔召之頻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年曰浚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云誰得卿狂荅曰其狂不可及

劉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拘檢好往妻

江氏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爲恥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意須此乃穆之貴爲丹陽令召江氏兄弟食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進之

謝超宗恃才使酒多所陵忽爲齊高帝黃門郎在省常醉上召見論北方事超宗曰敵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聞有命定是何府超宗答曰不知是何司馬爲是司驢旣是驢府政應司驢

齊尚書左丞謝幾卿性通脫不拘朝憲嘗預樂

游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如

謝譓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

袁粲爲中書令領丹陽不以事務經心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遥當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咏自得主人出語笑欵然俄而車騎羽儀至方知是袁尹也又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

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進粲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爾竟不與相見

梁蕭恭尤好賓友酣宴終日時元帝勤心著述未嘗妄進巵酒恭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歡興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汎水肆意酣歌也

陶淵明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之逢江州刺史王宏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樂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

寄意貴賤造之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

北齊王晞爲并州司馬人謂之方外司馬昭帝欲以晞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爾

北齊韓晉明好酒縱誕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其儉朝廷欲處之貴要必以疾辭

告人云癈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耑
故紙乎
東魏侍中王元忠雖處要任不以物干懷惟飲
酒自娱丞相高歡欲用爲僕射元忠子勸父節
酒元忠曰我言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
勿飲酒
北齊崔瞻在御史臺常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别
室獨食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
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匙箸
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自攜匙箸恣意飲噉

瞻曰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
昔劉毅在京口自請鵝炙亦豈異是君定是名
士於是每與之同食
唐傅奕駁佛教平生遇患未嘗服藥雖究陰陽
數術之書而並不知信嘗醉臥蹶然起曰吾其
死矣因自爲墓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因酒
醉死嗚呼哀哉其縱達皆此類
崔承慶臨終戒子歛以常服不用牲牢墳高可
認不須廣大事辦即葬不須卜擇墓中器物甕
漆而已有棺無槨務在簡要碑誌但記官號年

代不須廣文飾

路恕私第有佳園林自貞元初李紆包佶輩迄於元和末僅四十年朝之名卿咸從之游高歌縱酒不屑外慮未嘗問家事人亦以和易稱之

柳渾好諧謔放達與人交豁然無隱情不治產業官至丞相假宅而居罷相數日則命親族尋勝宴醉方歸陶陶然忘其黜免時李勉盧翰皆退罷相謂曰吾輩視柳宜城悉為拘俗之人也

胡楚賓屬文敏速每飲酒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銀杯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

楚賓終日酣宴家無所藏費盡復入待有又出
未嘗言禁中事醉後人或問之荅以他事而已
賀知章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
客又稱秘書外監遨遊里巷醉後屬詞動成卷
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又善草隸書好事者供
其牋翰每紙不過數十字共傳寶之陸象先知
章族姑子也與知章相親善象先常謂人曰賀
兄言論調態眞可謂風流之士吾與子弟離闊
都不思之一日不見賀兄則鄙吝生矣
李白待詔翰林白與飲徒醉於酒肆元宗有感

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卧於肆中矣召入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頃之成十餘首帝頗嘉之嘗沉醉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終日沉飲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相歡嘗月夜乘舟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天上謫仙人也

杜甫與嚴武世舊武鎮蜀辟甫爲參謀待遇甚隆甫馮醉登武之牀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忤甫於城都浣花里種竹

植樹結廬枕江縱酒笑詠與田畯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故武詩云莫倚善爲鸚鵡賦何須不著鵕鸃冠其傲誕如此

後唐馬郁事武皇莊宗禮遇甚厚累官至秘書監監軍張承業權貴任事與賓僚宴集出珍果陳列於前客無敢先嘗者當郁前者食之必盡承業私戒主者曰他日馬監至惟以乾藕子置前而已郁知不可啖異日鞾中出一鐵撾碎而食之承業大笑曰爲公易之勿敗吾案其俊率如此

容止

魏崔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嘗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

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時謝混風鑒爲江左第一嘗與晦同在宋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

謝覽意氣閑雅瞻視聰明梁武帝目送良久曰覺此坐芳蘭竟體

王彧字景文風姿爲時之冠袁粲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哺啜亦復可觀有容及識謝混

者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爲野父矣桑悵帳曰恨眼中不見此人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爲一雙阮韜何偃爲一雙

褚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宋景和中山陰公主窺見彥回悅之以白帝帝召彥回西上閤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彥回整身而立不爲移志公主謂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

山陰都尉何戢□美容儀動止與彥回相慕時人號爲小褚公

梁何敬容公廷就列容止出人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邪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狀熨之或暑月背爲之焦

齊張緒吐納風流聽者忘倦劉悛之爲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翫咨嗟曰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齊張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

首意制甚多見者驚異聚觀成市而融了無慙色高帝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龔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之仙人也

北齊神武言崔㥄應作令僕恨其精神太遒趙郡李渾將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讙㥄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而如刻畫謦欬為洪鍾胸中貯千卷書那得不畏服

北齊李諧字虔和短小六指因癭而舉顧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遂為風流之冠時人言李

諸善用三短

北齊崔瞻崔子約儀望俱華儼然相法諸涉門竊窺之以爲二天人也自天寶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醞籍者爲滯倒而瞻終不改焉

隋韋藝容貌瓌瑋每蕃人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蕃人畏懼莫敢仰視

伐陳之役楊素率外軍東下舳艫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及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馮定爲太常少卿因樂成閱於庭定立於其間

文宗以端凝若植問其姓氏翰林學士曰此馮定也文宗喜問曰豈非能爲古章句者耶乃召升階文宗自吟定送客江西詩錫以禁中瑞錦

崔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人皆慕其爲人當時目爲釘座梨言席上之珍也

鄭畋文學優深器量宏恕美風儀神彩如玉

張知謇兄弟五人厲志讀書皆以明經登第儀質環偉眉目踈朗則天重其才幹又目其狀貌過人命畫工寫之賜以其本曰人或有才未必有貌卿家兄弟可謂兩絶

元宗嘗煉藥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深歎其蘊藉李林甫以陰計廢之

朱梁趙凝氣貌甚偉好自修檢每整衣冠必使人持巨鑑前後照之對客之際烏巾上微覺有塵即令侍妓持紅拂以去之

續世說卷第五

續世說卷第六

魯國孔平仲字毅甫

術解

巧藝

排調

術解

魏崔浩善占天文嘗置銅鋌於酢器中夜有見即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疏食不暇精美魏主必為之舉箸或立嘗而還浩考校漢元以

來日星行度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歷以示高允允以漢元年口月五星聚東井非口月浩初猶疑之後歲餘謂允曰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於東井

梁沈僧昭少事天竺沙門自云爲泰山錄事幽司中有所收錄必僧昭書名梁武陵王紀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數口便息及日晚王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即便喧聒

齊郴世隆善卜筮世祖武皇帝時嘗曰永明九

年我亡亡後三年邱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
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屐題於簾旌曰永明
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見吾不見也十一年
武帝崩
梁韋鼎明陰陽善相術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
氣知其當王遂寄家焉至德初盡貨田宅寓居
僧寺毛彪問其故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
爾當葬長安初鼎之聘周也嘗遇隋文帝謂曰
觀公容貌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
天老夫當委質焉陳亡驛召授上儀同三司

宋賀瑒伯祖道養工卜筮有歌工女人病死爲之筮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爾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

陳章昭達少時遇相者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梁大同中昭達因醉墜馬鬢角小傷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爲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曰卿相善矣後仕陳至三公

宋庾道慜尤精相木手板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色以己板令道慜占之道慜曰此雖甚貴然令人多忤休祐以褚彦回詳密求換

其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意乃解

宋顧歡通解陰陽書爲數術多効驗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荅曰惟有孝經而已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瘥也病者如言果愈問其故荅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瘥也

魏晁崇善天文天興五年月暈左角崇以爲角蟲多死是歲天下牛死十七八輿駕馬牿數百頭日斃於路側麋鹿亦多死者

魏徐路知星文坐事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赦須臾當到隆素信之遂遣人出城候焉俄而赦至

檀遼師周文召之至岐州會神武來冠玉壁檀特曰狗豈能至龍門也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

北齊許遵值文宣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筭來吾筮此狂夫何時得死於是布筭滿牀大言云不出冬初我乃不及見文宣以十月崩遵以九月死

北齊趙輔和有人父病求筮遇泰云此卦甚吉

是人出輔和曰乾下坤上乾父道也坤上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父果卒

北齊賈子儒能相人崔暹令視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軀不如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眄速非帝王相也

北齊綦母懷文傳有蠕蠕客能算或指庭中一棗樹令其布算即知其數幷辨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剝數之惟少一子客云必不少但更撼之果得一實

隋文帝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庾季

才旦奏臣仰觀元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漢營北城經今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爲遷徙計帝愕然謂熲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

楊伯醜好讀易隱於華山隋開皇初徵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爾汝之開肆賣卜有人失馬來詣伯醜爲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爲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爲卿說且向西市東壁門第三店爲我買魚作鱠如言而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來遂擒之

旋宮之義亡絶已久唐祖孝孫得毛爽之法以一律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又以十二月旋相爲六十聲八十四調其法因五音生二變因變徵爲正徵因變宮爲清宮七音起黄鐘終南呂造爲紀綱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也

太宗之世有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嘗密召李淳風訪其事淳風曰臣據象推算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内從今不踰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殆盡帝曰疑

似者盡殺之如何淳風曰天之所命王者不死今已在宮内是陛下眷屬更三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雖受終易姓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即當復生少壯嚴毒即殺戮陛下子孫無遺類矣太宗善其言而止

武德九年五月傅奕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高祖以狀授太宗及太宗嗣位召奕賜之食曰汝前所奏幾累於我然今後但須盡言無以前事爲慮也

劉仁軌爲陳倉尉相工袁天綱謂曰君終位鄰

台輔年將九十仁軌爲文昌左相八十四而薨

裴行儉尤曉陰陽之術每制敵摧陣先期捷日

嘗出軍至單於北塞晚下營壕塹方周遽令移

就岡上將士皆以士衆方安不可勞擾行儉促

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處水深丈餘

蕭嵩與吳郡陸象先爲僚友宣州相術夏榮謂

象先曰陸郎十年內位極人臣然不及蕭郎一

門盡貴官高而有壽陸果爲相蕭亦爲相壽至

八十其子華孫俛傲皆至宰輔

高智周少與鄉人蔣子慎善同詣相者相者曰

明公位極人臣然允嗣微弱將侯官職至薄而子孫轉盛智周果作相子慎爲建安尉卒其子繪謁智周智周以女妻之繪子捷爲刺史捷子冽爲左丞冽弟渙爲給事中高氏之後殄滅已久果符相者之言

太原術士温彬高宗時已老臨終封一狀謂其妻曰吾死後年名垂拱即詣闕獻之愼勿開也垂拱初其妻獻之預陳則天革命及突厥至趙定事俱驗

崔信明以五月五日正中時生有異雀數頭身

形甚小五色畢備集於庭樹鳴聲清宛隋太史令史良至青州爲之占曰五月爲火火爲離離爲文采日正中文之盛也又有雀五色奮翼而鳴兒必文藻煥爛雀形既小祿位殆不高及長博文强記下筆成章終於秦州令

薛顒嘗密謂秦王曰德星守秦分王當有天下願王自愛也太宗朝上表請爲道士太宗爲置紫府觀觀中建一清臺以考元象

甄權能針灸狄嶔苦風患手不能引弓權曰但將弓矢向堋一針可愈矣針其肩隅一穴即時

能射其弟立言亦善醫杜淹風毒發腫立言曰從今更十一日午時死如期而死有尼明律腹脹身瘦立言曰誤食髮成蟲也令服雄黄吐一蛇如小指大惟無眼燒之有髮氣尼疾乃愈

乙佛宏禮能相隋煬帝亦自能之曰卿相朕終當如何如卿言與朕術不同罪當死宏禮曰臣所學相術凡人之相有類陛下者不得善終臣聞聖人不相故知聖人與庶凡不同爾自是帝常遣使監之不得與人交言薛大鼎坐事没爲奴詣宏禮曰君奴也大鼎有慙色解衣示之宏

禮曰自腰以下當爲方岳之任後爲泗州刺史袁天綱善相則天初在襁褓天綱來至第中謂其母曰夫人骨法必生貴子示之見元與元慶曰此二子皆保家之主官至三品見韓國夫人曰此女亦大貴又利其夫乳母時抱則天衣男子之服天綱曰此郎君子神色奥妙不可易知試令行又令舉目天綱大驚曰龍睛鳳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若是女當爲天下之主矣

盧齊卿童幼問孫思邈他日之事思邈曰汝後

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兒當爲屬吏可自保也後
齊卿爲徐州刺史思邈孫溥果爲蕭縣丞齊卿
問時溥猶未生
張憬藏相蔣儼云自此二年當得東宮掌兵之
官秩未終而免職免職之後厄在三尺土下濠
此合死然後有兵位不合中夭至六十一爲蒲
州刺史十月三十日午時祿絕儼後皆如其言
常奉使高麗囚地窖中終六年得歸及在蒲州
六十一矣至期召入口妻子訣別自云當死俄
有敕許令致仕

金梁鳳謂祠部郎中裴冕曰半年間公爲宰相大富貴冕曰公乃狂言冕何至此梁鳳曰有一日向東京一日入蜀川一日向朔方此時公作相矣冕懼其言深絶之未幾安祿山反冕問三日之説梁鳳曰東京日即自磨滅蜀川日亦不能久此間日何轉分明其後祿山僭號元宗幸蜀肅宗即位於靈武冕果爲中書侍郎平章事

葉法善少傳符籙尤能厭劾鬼神嘗於東都凌虛觀設醮城中士女競往觀之俄頃數十人自投火中觀者大驚救之而免法善曰此皆魅病

爲吾法攝耳問之果然法善悉爲禁劾其病乃愈

苗晉卿嘗遇老父問曰要知前事乎晉卿曰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曰晉卿困窮愛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怒全不信曰將相向上是天子曰眞者即不得假者即得晉卿以爲怪誕揖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元宗崩攝冢宰三日

朱梁仇殷藝術精密太祖之在長蘆也諸將請

攻壁令軍中人負藁二圍寘於積俄而雲集殷曰何用或以所謀告之殷曰我占之矣不見攻壁象無乃自退乎翌日有騎馳報丁會以潞州畔太祖令盡焚其藁而還

後唐周元豹有袁許之術大略狀人形貌比諸龜魚禽獸目視臆斷咸造其理見王都曰形若鯉魚難免刀機都竟被殺盧程衣道士服與同志二人謁焉元豹曰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為故人惟道士甚貴至來歲二子果卒程後登庸

五代周翟光鄴膚草肥晳善於攝養仕至樞府

司天監趙延乂有袁許之術嘗謂人曰程君外厚而内薄雖貴無壽卒時四十六

趙延乂清泰中嘗與樞密直學士吕琦同宿於内庭琦因從容密問國家運祚延乂曰來年厄會之期俟過過別論琦詢之不已延乂乃曰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於刑政則術士不敢言奈際會諸公罕有卓絶福德者不官實有恤緯之憯

五代漢隱帝時宫中數有怪大風雨發屋拔木吹破門扇起十餘步而落震死者六七人水深

平地尺餘帝召司天監趙延乂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業在天文時日禳祈非所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修德延乂歸帝遣中使問如何爲修德延乂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

巧藝

宋時能棊王抗第一褚思莊夏赤松第二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功於闘棊齊高帝使思莊與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决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旦不寐或云思莊所以品高緣其思深久人不能對

王僧虔論書云從祖中書令珉書子敬曰弟書如騎騾駸駸常欲度驊騮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憤在荆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題後荅右軍當時不別久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眞

齊王彬習篆隸時人語云三眞六草爲天下寶宋桓榮素善彈登西樓見翔鵠雲中謂左右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盡脫墜地不傷養毛生後飛去其妙如此

褚澄能醫李道念有冷疾五年澄曰汝病是食白瀹雞子過多取蘇一升令煮服之吐一物如升涎裹之乃是雞雛羽翅爪距皆具凡十三頭而病愈

徐秋夫能醫嘗夜有鬼神吟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荅言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為芻人按孔穴針之秋夫如言為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

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唐謂杜道鞠

彈碁范悅詩褚欣遠摸書褚允圍碁徐道度療疾道度秋夫字也

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徙置庭前梛樹上明旦癰疽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黄赤汁斗餘樹爲之痿損

宋羊欣字敬元尤長隸書年十二夏月着新絹裙晝寢王獻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書不工由此彌善

宋有嵇元榮羊蓋者善彈琴云傳戴安道法齊

梆惲從之學特窮其妙竟陵王子良曰卿巧越
嵇心妙臻羊體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客以
著扣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爲雅音後傳擊琴自
此始
齊劉瑱妹爲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爲明帝所
誅妃追傷遂成痼疾有陳郡殷蒨善畫瑱令畫
王形像并圖王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以
示妃妃唾之因罵云故宜早死由此病愈
梁蕭子雲善草隸武帝論其書曰筆力勁峻心
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

先爾子雲出爲東陽太守百濟使人求書望船三十許步拜行前子雲爲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得金寶數百萬

齊蕭鏗善射常以捫的大門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

齊蕭爲遥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内便覺萬里爲遥矜慎不傳自娯而已

梁宣城王於東府起齋令顧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爲二絶

梁顔協工於草隷飛白荆楚碑碣皆協所書時

又有會稽謝善能爲八體六文方寸千言

自漢始有佛像形制未工宋戴容父子特善其事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旣成面瘦乃臂胛肥耳及減臂胛瘦患即除觀者歎服

西魏文帝造二欹器一爲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氣又一仙人持金瓶以臨器上傾水灌山而注乎器煙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欹器一爲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乎器爲凫鴈蟾蜍飾之謂之水芝欹器二器皆置

清徽前形似甑而方滿而平溢則傾
隋耿詢之巧思若神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
以水轉之施於暗室中外候天時動合符契又
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
北齊馬嗣明善醫楊愔患背腫嗣明以鍊石塗
之便瘥因此爲愔所重鍊石法取麤黃石如鵝
鴨卵大猛火燒令赤納醇醋中自有石屑落醋
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擣下篩和醋以塗
腫上無不愈
梁姚僧坦武帝常因發熱服大黃增坦曰至尊

年高大黃快藥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梁元帝嘗有心腹疾諸醫皆請用平藥僧垣曰脉洪實宜用大黃從之因而疾愈賜錢百萬

隋許智藏秦王俊有疾文帝馳召之俊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今召許智藏必當相苦柰何明夜又夢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避之智藏至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即死

隋何稠有巧思煬帝伐遼稠制行殿及六合城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囘八里及女垣合高千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

闕而列一觀觀下三門比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

宇文愷爲煬帝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人見之者莫不驚駭

中國久絶琉璃之作匠人無敢厝意何稠以綠瓷爲之與眞不異

唐尉遲敬德善用矟每單騎入賊陣賊矟攢刺終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矟還以刺之齊王元吉亦善馬矟欲與相校凡三奪元吉之矟元吉雖

相歎異然甚以爲恥

虞世南同郡沙門智永善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太宗以世南有五絶書翰是其一

薛稷尤工隸書自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時人宗其書自後罕復能繼者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虞褚舊迹稷鋭精模倣筆態遒麗當時無及之者又善畫博採古迹睿宗在藩留意小學稷於是時特見招引

太宗工王羲之書尤善飛白嘗宴三品於元武門帝操筆作飛白字賜羣臣或乘酒爭取於帝

手劉洎登御牀引手得之皆奏曰洎登御牀罪當死請付法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閻立本善畫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煙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迹也時人稱妙太宗與侍臣學士汎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詔座者賦詩召立本令寫焉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時已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愧赧退戒其子曰吾少學讀書今惟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

務辱莫甚焉汝宜深戒勿習此末技
太宗嘗謂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即日召令侍書太宗出金帛購王羲之書天下爭獻遂良辨認眞僞一無舛誤
高宗以裴行儉工草書以絹素百卷令行儉草書文選一部帝覽之稱善賜帛五百段行儉嘗謂人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惟余與虞世南耳
韓皐生知音律嘗觀彈琴至止歎息曰妙哉嵇

生之爲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爲秋聲秋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乘金運商金聲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與宫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司馬懿受魏帝顧託後嗣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淩都督揚州謀立荆王彪毋邱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爲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散於廣陵也止息者雖晉

暴興終止息於此也其哀憤躁蹙慘痛廹脅之旨盡在是矣永嘉之亂其應手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魏之禍故託之於鬼神也

李皐嘗運巧思爲戰艦挾二輪蹈之翔風疾鼓若挂帆席又造欹器進入內中所造皆省易而久固

柳公權初學二王書徧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爲不孝外邦入貢皆別署貨具曰此購

栁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爲得意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文宗吟諷以爲詞清意足令公權題於殿壁方圓五寸帝視之歎曰鍾王復生何以加焉大中初轉少師入謝宣宗召升殿御前書三紙一紙眞書十字曰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書十一字曰永禪師眞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銀錦等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眞行帝尤竒惜之

懿宗時伶官李可及能轉喉爲新聲音詞曲折聽者忘倦同昌公主除喪帝與淑妃思念不已可及爲歎百年舞曲舞人珠璣盛飾者數百人畫魚龍地衣用官絁五千匹曲終樂闋珠璣覆地詞語悽惻聞者流涕可及爲子娶婦帝賜酒二銀樽啓之非酒皆金翠也僖宗即位逐死嶺南

歐陽詢初學王羲之書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絶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爲楷範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歎曰不意詢之書

名遠播如此彼觀其迹固謂其形魁梧耶以詢貌寢陋故也

賀知章善草隸書時有吳郡張旭亦與知章相善旭善草書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為張顛

王維書畫特臻其妙筆端措思參於造化而創意經圖即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峯石色絕迹天機非繪者之所及也

拂菻即大秦國也其俗無瓦擣白石為末羅之塗屋上其堅密光潤還如玉石至於盛暑人歆

煩乃引水潛流上徧於屋宇機制巧密人莫知觀者惟聞屋上泉鳴俄見四簷飛溜懸波如瀑激氣成涼風其巧妙如此

元宗開元十三年作水運渾天成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置木櫃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又立二木人每刻擊鼓每辰擊鐘機械皆在櫃中

後唐莊宗與梁人隔河相抗李存進欲造浮橋軍吏曰河橋須竹索大艑兩岸石倉鐵牛以為

固令無竹石竊慮難成存進曰吾成筭在心必有所立乃令軍造葦索維大艦數十艘作土山巨木於岸以纜之初軍中以爲戲月餘橋成制度條直人皆服其勤智莊宗舉酒曰存進吾之杜預也

排調

宋何尚之與顏延年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嘗謂延年爲猨延年目尚之爲猴同游太子西池延年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爲似延年喜笑路人云彼似猴爾君乃眞猴

宋孝武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群臣至墓次謂劉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上悅以爲豫州刺史又令醫人羊志哭志亦嗚咽他日或問志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孌人荅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

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爲朓妻常懷刃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朓當拜吏部郎中謙挹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慙小選但恨不可刑於寡妻

王裕之形狀短小而起坐端方桓元謂之彈棊

發八勢

梁武帝嘗接到溉每與對棊從夕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以詩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

宋沈昭略達王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是沈昭略邪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爾癡何

齊柳惔甚重其婦頗或畏懼性愛音樂女妓精麗惔略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惔狎密而爲惔妻

所敬稷每詣悏必先通問夫人悏欲見妓常因稷以請然後悏妻隅幔坐令諸妓出悏始得寓目焉

梁劉諒爲湘東王所善王一日嘗游江濱歎秋望之美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以爲刺己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耶由此嫌之

齊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梁劉之遴嘗夢爲折臂太守後果牛奔墮車折

臂爲南郡太守周捨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政恐陋巷無枕

齊高爽詣孫抱了無故人之懷取筆畫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抱形體肥壯腰帶十圍爽故以此譏之

王偉侯景之徒也景敗元帝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多忌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詞句帝求而觀之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四海所歸帝大怒以釘釘其舌於柱剜其腸顏色自若

宋世君臣好以父諱爲戲王僧虔子慈謝鳳子超宗慈方學書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猶雞之比鳳王彧之子絢何尚之子偃絢五六歲讀書論語至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外祖何尚之戲曰可改作耶耶乎文哉絢曰尊者之名安可爲戲寧可道草上之風必舅殷淳之子孚何無忌之子勗嘗共食孚羹盡勗曰益殷尊羹孚答曰何無忌諱謝莊之子瀹劉勔之子悛嘗同飲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蔡興宗之子約

王僧虔之子慈同入寺遇沙門懺約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張邵小名梨子數小名樝文帝戲之曰樝何如梨數曰梨是百果之宗樝何敢比也孝武好詆羣臣幷使自相嘲訐以爲歡笑一日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江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僧安智深之父也智深避席流涕謝鳳之子超宗謝莊之子朏宋明帝敕二人由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不可不往乃趨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

元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甞於室内置酒十缸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適入室見即驚喜云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斥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拊手大笑

北齊宋遊道交游字然諾時人云游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見何謂醜者必無情李構甞因游道會客因戲之云賢從在外宜自迎接爲之通名稱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獼猴而衣帽也

鄭譯請還治疾隋文帝召見於醴泉宮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沛國公上柱國高熲戲曰筆乾譯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帝大笑

北齊李庶生而天閹崔諶調之曰教弟種鬚以錐徧刺作孔揷以馬尾庶曰請以此方回施貴族藝眉世傳諶門有癩疾故庶之言如此

北齊孫搴學淺行薄邢卲嘗謂曰須臾讀書搴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搴嘗服棘丸李諧調之曰卿應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

柳機柳昂在周朝俱歷顯要至隋受禪並爲外職時楊素方用事因文帝賜宴素戲機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

隋侯白好俳諧楊素與牛宏退朝白曰日之夕矣素曰以爲我牛羊下來邪

北齊徐之才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誑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成羊又嘲盧元明云在上爲虐在邱爲虛生男爲虜配馬成驢

梁宗如周面狹長蕭詧戲之云卿何爲謗經如周曰自來不謗經詧大笑曰君當不謗餘經正

應不信法華經爾益法華經云聞經隨喜而不狹長也如周乃悟

蘇威之子夔少聰敏楊素甚竒之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

隋柳調爲侍御史楊素曰柳條通體弱獨揺不禁風調歛板正色曰調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爲侍御史調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地樞機何可輕發素甚竒之

隋麥鐵杖因朝集考功郎豆盧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曰麥豆不殊那忽相怪威赧然無以

應之

唐閻立本爲右相姜恪爲左相恪立功塞外立本尤善圖畫非宰輔之器時人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虞世基世世南兄也許善心敬宗父也同爲宇文士及所害封德彝時爲内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誅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爲口實敬宗深銜之

李昭德則天時爲相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有數點赤詣闕進之諸宰相問其故對曰爲此石有

赤心所以來進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
餘石豈盡反邪左右皆笑
來俊臣與李昭德素不協乃誣搆昭德有逆謀
因下獄俊臣以罪同日被誅是日大雨士庶莫
不痛昭德而慶俊臣也相謂曰今日天雨可謂
一笑一悲矣
則天時三月雪蘇味道等以為瑞草表將賀王
求禮止之曰宰相調燮陰陽而致雪降暮春災
也安得為瑞如三月雪為瑞則臘月雷亦為瑞
矣舉朝嗤笑以為口實

苗晉卿爲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張倚男奭參選爲書判之首衆知奭不讀書議論紛然元宗親試之奭持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上怒貶張倚爲淮南太守敕曰門庭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仍以託人時士子皆以爲戲笑

朱泚僭逆姚令言爲侍中源休同知政事羣兇宴樂既醉令言與休論功令言自比蕭何休曰帷幄之謀成業之業無出子之右者吾比蕭何子爲曹參可矣時朝士在賊庭者聞之皆笑謂休爲火迫酇侯

喬琳好詼諧侮謔爲監察御史與同寮畢𦑊朝誚往復因成釁隙遂以公事互相告訐坐貶巴州司戶朱泚僭逆琳掌賊中吏部選人前白曰所注某官不穩便琳答曰足下謂此選竟穩便乎

李泌爲相奏請罷拾遺補闕上雖不從亦不除人故諫司惟韓皐歸登而已泌仍命收其署食錢令登等寓食於中書舍人故時戲云韓諫議難分左右歸拾遺莫辯存亡顧況惟好詼諧擲渾李泌與之厚自謂知己秉樞要當得達官久

之遷著作郎況不樂求歸於吳班列羣官皆有侮玩之目人皆惡嫉之訟辛況不哭而有調笑之言爲憲司所劾貶饒州司户

閩播奇重李元平令知汝州禦李希烈至部募人修城希烈令數百人投募縛元平馳去既見希烈遺下行地希烈見其眇小無鬚戲謂人曰使汝取李元平何故將元平兒來因駡曰瞎宰相使汝當我何侍我淺也

李實奏不旱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無告乃徹屋瓦賣麥苗以供賦斂優人成輔端因戲作語

云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賤田園一頃麥

苗碩五米三間堂舍二千錢如此語有數十篇

實以爲誹謗德宗遽令杖殺此優

王士平尚憲宗義成公主縱恣不法士平與之

忿爭憲宗幽公主於禁中幽士平於私第後釋

之時輕薄文士蔡南史爲團雪散雪等曲言游

處離異之狀往往歌於酒席憲宗聞而惡之欲

廢進士科

于頔爲蘇州刺史暴横觀察使王緯奏其事德

宗不省後頔累遷乃與緯書曰一蒙惡奏三度

改官

劉禹錫元和十年自武陵召還宰相復欲置之郎署時禹錫作游元都觀詠看花君子詩語涉譏刺執政不悅復出連州大和二年自和州召還復作游元都觀詩前篇云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後篇云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又到來人嘉其才而薄其行

韓退之戲孟郊云公合識安祿山郊低頭云識

即不識大知有他

豆盧瑑乾符中作相宣制日大風雷雨拔樹左丞韋蟾賀之瑑言及雷雨之異蟾曰此應相公爲霖作解之祥也瑑笑曰霖何甚耶及巢賊犯京師僖宗出幸瑑死於張直方之第識者以風雷不令之兆

鄭棨善爲詩多侮劇刺時故落枝調時號鄭五歇後體初去廬江與郡人别云惟有兩行公廨淚一時灑向渡頭風滑稽皆此類也

姜師度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掘雖有不利而

成功亦多先是太史令傅忠孝善占星緯時人語曰傅忠孝兩眼看天姜師度一心穿地人傳之以爲口實

酷吏郭霸爲鬼所殺時洛陽橋壞行李病之至是功畢則天問羣臣比在外有何好事舍人張元一素滑稽對曰百姓喜洛橋成幸郭霸死此即好事

王勃爲沛王府修撰諸王鬬雞互有勝負勃戲爲檄英王雞文高宗覽之怒曰據此是交搆之漸即日斥勃不令入府

鄭元挺爲吏部侍郎既不稱職甚爲談者所鄙又患消渴之疾選人目爲鄭渴爲詩牓於衢路自唐以來掌選之失未有其比也

薛逢與劉瑑相善而瑑詞藝不逮逢每侮之至大中末瑑稍歷禁近逢愈不得意自是相怨瑑作相逢爲郎官有薦逢知制誥者瑑以先朝立制給舍須歷郡縣而逢未嘗治郡出爲巴州刺史既而沈詢楊收王鐸同學士相繼作將相皆逢同年進士而逢文藝最優楊收作相逢有詩云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偶

時皆瑞聖應龍無水護通神妝闈而大衙之出爲蓬州刺史妝罷相入爲太常少卿給事中王鐸作相逢又有詩云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嶽一毫輕鐸亦怨之以恃才褊忿人士鄙之終於秘書監

崔善爲爲尚書左丞令史惡其聰察以其短而身傴嘲之曰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膊上全無項胸前别有頭高祖購造言者加其罪

秦宗權爲其愛將申叢所執昭宗御延喜樓受俘京兆尹孫揆以組練繫之徇於兩市宗權檻

中引頸謂揆曰尚書明鑒宗權豈反者耶但輸忠不効爾衆大笑

神龍中每霖雨必閉閉坊門禳災右衛騎曹宋務先上疏云雨暘或愆口言爲咎豈有一坊一市遂能感召星靈暫閉暫開便欲發揮神造至令巻議街言共呼坊門爲宰相謂能節宣風雨燮調陰陽如是則赫赫師尹便爲虛設悠悠蒼生復何所望景龍中東都霖雨百餘日閉坊市北門駕車者甚苦迂遠街市言曰宰相不能調陰陽致玆恒雨令我迂行會中書令楊再思過

謂之曰於理則然亦卿劣耳

順宗冊憲宗爲太子中外相賀至有感泣者王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詩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

僖宗善騎射槊法筭至於音律蒱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鬭雞與諸王賭鵝一頭至直五十緡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野猪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駮放上笑而已

昭宗時秦裴爲楊行密守崑山錢鏐使顧全武

攻之不下全武檄裴令降全武嘗爲僧裴封函納欵全武喜召諸將發函乃佛經一卷全武大慙曰裴不憂死何暇戲乎益兵攻城引水灌之裴乃降全武勸錢鏐宥之鏐從之時人稱全武長者

昭宗時李茂貞刼駕幸鳳翔朱全忠圍城攻城者詬城上人云刼天子賊乘城者詬城下人云奪天子賊

朱梁成汭初作僧後鎭荆南撫緝彫殘時韓建亦披荆棘以緝華州人號北韓南郭初遺朗一

州本屬荆南乾寧中爲土豪雷滿所據汭奏請割隷唐宰相徐彦若執而不行汭銜之及彦若出鎮南海路過江陵汭猶怏怏語及前事彦若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滿者偏州一草賊爾令公何不加兵而反怨朝廷乎汭赧然而屈因思嶺外有黄茅瘴患者皆髪落乃謂彦若曰黄茅瘴望相公保重彦若應聲曰廣南黄茅瘴不死成和尚譏汭曾爲僧也汭終席慙赧

後唐莊宗劉后生皇子繼岌后父劉叟以醫爲業詣鄴宫自陳后方與諸夫人爭寵恥爲寒族

笞劉叟於宮門莊宗好俳優宮中暇日自負藥笈令繼岌携敝蓋相隨自稱劉山人求訪女后大怒笞繼岌

後唐僧誠惠云能役使毒龍可致風雨其徒號爲降龍大師京師旱莊宗迎至洛下親拜之六宮參禮士庶瞻仰謂朝夕可致甘澤禱祝數旬略無徵應或謂官以祈雨無驗將加焚燎誠惠懼而遁去及卒賜號法雨大師塔曰慈雲之塔

石晉桑維翰身短面廣每引鑑自歎曰七尺之身何如一尺之面登第同牓四人秦王幕客陳

保極戲謂人曰今歲二箇半人及第以維翰短陋故謂之半人也

石晉王松契丹北還蕭翰立許王從益僞署松爲左丞相漢祖入洛先降詔諭令受僞命者可並焚毀勿至憂疑於是臺司悉歛僞署告牒焚之松以手自指其胸謂同列曰此即二十四考中書令也

五代周張可復依晉公霍彥威爲青州從事晉公以其滑稽好避事目爲姦兔兒

唐莊宗趨大梁梁主召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

傳國寶詐降以紓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受寳但如卿此策竟可了否珏俯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

唐莊宗或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名謂之李天下嘗因爲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帝失色羣優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一人豈有兩人耶帝悅厚賜之

湖南高從誨時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

號高無賴

江南邊鎬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既爲潭帥政無綱紀惟日設齋供盛修佛事潭州人失望謂之邊和尚矣

周行逢兼總湖南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自王逵劉言以來屢舉兵將吏積功及所羈縻蠻方檢校官三公者以千數行逢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徐仲雅曰四鄰亦畏我乎仲雅曰侍中境內彌天太保徧地司空四鄰

邪得不畏

江南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馮延已等虛誕唐主不聽夢錫曰姦言似忠陛下不悟亡國必矣及臣服於周延已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致君堯舜何意今日爲小朝邪

續世說卷第六